

街面忆往

从“海防营”到“三站”

高守莲

随着现代物流业的迅猛发展,人们进入了足不出户就能买到称心如意商品的信息时代,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。我不禁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海防营市场的商贩和三站批发交易市场的经营户起早贪黑,背着编织袋挤火车、撵汽车进货的情景,那是一段热火朝天的奋斗岁月。

一

改革开放后,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,部分商品允许自由生产和交易,各种交易市场蜂拥而上,形成了与国营商业并行的“双轨制”。1984年形成的海防营露天市场,是当时烟台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,不仅吸引了当地的经营者,还有大批来自温州、义乌等江浙一带的经营者。在商品不丰富、信息不畅通、交通不发达、资金不充裕的时期,海防营市场的小商小贩们采取“勤进快销”的方式,加快资金周转和积累。

商贩们夜间睡在拥挤的火车和长途汽车上,白天到义乌小商品、北京大红门、广州白马、沈阳五爱等专业批发市场进货,晚上再背着装满各种针头线脑、服装鞋帽、日用百货等商品的编织袋,挤上拥挤的火车和长途汽车,差不多一个白天就能在海防营市场销售完。到了夜间,再去挤火车、撵长途汽车进货,吃睡在车厢,很长时间都回不了家。

二

商贩们日积月累,原始积累滚动增加,露天的海防营市场已满足不了他们扩大经营的需求。商贩们瞄准海防营以西,长途汽车站、火车站和海港客运站附近的交通发达地段,向那些经济效益下滑、生产经营步履维艰难的工厂和企业求租门头房,扩大经营规模。当时的汽运集团(后为交运集团)汽车修配厂、钢铁集团钢厂、供销社储运公司、粮油运输公司、粮食局招待所等企业顺势而为,将临街的厂房、仓库、办公楼等改造成商业用房对外出租。市政府也因势利导,确定将这些企业和钢管总厂的职工宿舍以及周边的民宅全部搬迁,统一规划建设占地22万平方米的三站批发市场,充分利用黄金地段创造更大的价值。

1994年5月,市政府组成专门班子外出考察,勘察论证,7月1日召开现场会,确定了调动企业积极性、快速建设市场的“谁的场地谁投资、谁建设、谁出租、谁受益”的方针,先后两次调整土地和规划。1995年5月18日,三站批发市场破土动工,年底一期工程竣工并开业;1996年12月22日,二期工程竣工开业。后来,又带动周边企业改造建设市场,三站批发市场总占地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,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。

三

三站批发市场全面开业后,

从海防营市场及全国各地招商到这里的经营户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,总代理、总经销快速增多,商品经营由零售为主转向批发为主。以前那种经营户挤火车、撵长途汽车进货的方式,已经无法满足货源需求。于是,三站市场管委协调交运集团,成立了三站市场包车公司,首先开通了烟台至北京、杭州、广州、沈阳、常熟、即墨、青岛、淄川、周村等大型专业批发市场的卧铺包车。这不仅满足了经营户进货需要,改善了进货条件,还保证了大批量进货的安全和便捷。

作为烟威地区最大的三站批发交易市场,商品批发延伸到两地的各县市区。前往三站批发交易市场购物的消费者,节假日期间客流量日达10万人次,每日到三站批发交易市场进货的各种机动车、三轮车把市场围得水泄不通,市场道路拥挤不堪。三站市场包车公司在满足经营户进货需求的基础上,又增加了普通厢体货车,相继开通了到烟威地区各县市区的专业配送线路20多条。这一做法既减轻了市场内外的交通压力,又方便了县市区零售商进货。

批发商和零售商充分利用电话、电报接洽进货。批发商按零售商的要求配好货,按线路交给三站市场包车公司配送到各县市区指定地点,由零售商到停车点取货。零售商不仅没有了到三站批发交易市场进货往返路程的麻烦,还节省了人力,降低了费用。

四

随着三站批发交易市场的成交量迅猛增加,包车公司也满足不了广大经营户进货和批发商配送货物的需要。2004年初,交运集团重新整合资源,将三站市场包车公司和汽车配件分公司成建制合并,组建了烟台三站物流有限公司,建成了1万平方米的三站物流服务中心暨物流园区,并在烟台、威海所辖县市区成立了11个分公司进行中转分流。

三站物流有限公司成立后,初步形成了烟台地区、威海地区、省内主要城市以及沿海各省主要城市的物流网络。是年,经三站批发交易市场管委协调,交运集团投资3300万元,将建设路与三站物流服务中心相连的4万平方米土地并购,通过资产重组,将物流园区扩大为5万平方米。同时,将三站批发交易市场所有的个体厢式小货车进行整合,集中停放在物流园区内规范经营。物流园区门头镶嵌绿色候鸟商标图案,动感的“烟台物流”四个大字熠熠生辉,颇为气派。

三站批发交易市场的总代理、总经销商通过在物流园区内设立办公场所,使用物流公司新开发的电脑软件系统,轻松完成从取货到配送等一系列的物流程序。

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,三站物流有限公司已融入现代物流之中,而三站批发市场也进入了网络配送的时代。

往事如昨

父亲的烟事

潘云强

父亲是一位地道的老烟民。

父亲曾给我讲过他抽烟的原因:他没读过书,十几岁时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。山上的蛇、蜈蚣、蝎子等毒虫多,而人抽烟后,身上会带一股“烟袋油子”味,毒虫们惧怕这股味,不敢上身咬。因此,当时是家里大人主动让他吸烟的。另据许多老人讲,以前村子里有人逮到一条毒蛇,他以毒攻毒,往蛇嘴里塞烟袋油子,转眼间把一条生龙活虎、爬起来嗖嗖的毒蛇变成一坨稀软的“绳带”,其“武功”被彻底废了,这也坐实了烟袋油子“祛邪”的功效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,相信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。

据我观察,改革开放之前较长一段时间,烟民人数庞大大致是由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:首先受时代局限,吸烟有害健康的科学知识远未普及,人们往往将吸烟当作一种嗜好,男人吸烟不需要理由,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,父亲吸烟应归于此。再是社会大环境所致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朋友熟人见面之后,会用烟与对方互动,吞云吐雾间,两人距离被迅速拉近。最突出的例子是那时工厂都有专门的供销人员,而香烟具有的应酬及公关特征,使他们几乎人人都成为吸烟高手。另外,烟台还有一句“烟酒不分家”的老话,酒席上只要一人抽烟,其他人便纷纷效仿。即使不会吸烟的人,对别人递来的烟亦很难拒绝,这也是一部分烟民的成因。其他还有一些偶发因素。我1968年当兵,接到入伍通知书后,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,与一同当兵的同班同学孙延亭一起买了一包烟,到现在滨海广场(原水产学校后身)海边,抽耍烟以示庆贺。一旦沾上烟,再戒掉就比较难了。

上世纪50年代,我家搬到烟台后,正值壮年的父亲烟瘾有增无减。当时我们住在三马路附近,那里有个小市场,有不少商贩或周边农村的烟农去那里卖旱烟叶。旱烟叶外观各式各样,有的烟叶宽大平整、色泽金黄,有的外观呈褐色,还有的烟叶短小,烟梗倒挺粗大,烟叶上面带斑点的也比较常见。父亲不舍得花钱,总买那些品相较差的,回来碾成烟末。

有一段时间,父亲抽的是烟斗。抽烟时,父亲会把烟斗伸进一个装满烟末的布袋里,用手指头搓揉几下,烟锅就装满了。由于烟锅浅小的缘故,吧嗒几口,烟末便虚塌了,父亲就用大拇指把烟压几下。次数多了,父亲的大拇指非常抗烫。抽完后,父亲将烟布袋与烟斗用线缠在一起,放进口袋里,以便下一次使用。父亲的烟斗为黑色,分烟锅与烟斗柄两部分,烟斗柄有螺丝扣与烟锅相连。如果里边烟油子满了,父亲会把烟斗柄旋下,把烟油子甩出来,或者用草棍抠出来,此时散发出一阵浓烈的味道,十分呛人。

不知什么原因,有一段时间,父亲开始抽一种纸烟。这种烟是他手工卷

的。卷那种烟首先要裁纸。把买到的整张薄薄的白纸裁成一张张小纸条,抽烟时,把烟末放在纸条里,用手包好捻起来,再用舌尖将中间缝隙轻轻一抿,这根烟便卷好了。由于一头粗一头细,故人们形象地称它为“锥子把”。三马路小市也有专门卖卷好的“锥子把”的,五支或十支为一单位。懒得卷烟时,父亲有时也会打发我去替他买。

我记得那时还有一个走街串巷的卖烟老人,他拿着一块木板,上面一盒一盒摆满了各种牌子的香烟,也有卷好的“锥子把”及旱烟末。他一边走,一边吆喝着。他的音域很宽,语调平缓,具有很高的辨识度,吆喝声传到,人们便知道是他来了。

后来,姐姐有了男朋友。烟台人通常把谈恋爱称为轧马路。姐姐皮肤很白,脸色就像刚剥开的鸡蛋白一样好看,找了个对象脸却像包公,很黑。不过,小伙子心眼挺好,也是一个机灵的孩子。他看到父亲爱吸烟,便经常给父亲买。那时比较不错的有三角九分钱一盒的大前门香烟,恒大烟也是三角多钱一盒,他一买就是一两条。后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父亲慢慢地放下了烟斗和“锥子把”。不过父亲节约惯了,如果是他自己买香烟,指定是买烟味儿很冲的五分钱一包的葵花烟。父亲也学会了以烟会友,聊天时,常常拿出烟来招待大家。

改革开放之后,人们开始明白吸烟给身体带来的种种危害。随着年龄增大,父亲的身体机能开始下降,也曾尝试过戒烟,但作为一个资深老烟民,谈何容易?我记得报纸上曾刊登过这么一幅漫画:有一个戒烟者,把自己的烟从四楼扔了下来,但还未等香烟落地,他又反悔了,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刺到一楼,又接住了香烟。父亲也是如此,他戒烟虽然不能说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,但反反复复,戒戒停停,一直没能嘎嘣脆、一刀两断。

转机出现在1984年。那年,80岁的父亲突发晕厥,被送进烟台山医院,诊断为冠心病。经检查,他还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。他的咳嗽到了晚上特别严重。一位女医生查房,给父亲听诊后,严肃地对他说:“老爷子,你患有冠心病,如果再吸烟,极易患上肺心病。我不是危言耸听,生活习惯不好,是要死人的。”我大姐从入职后就一直从事群众工作,说话很有一套。她对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爸,俺真希望你能活大岁数,因为俺们这些孩子还没跟您嘎伙够啊。”这句话让父亲很动情,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花。从那儿之后,父亲变得很听话,也彻底戒了烟。应该说,父亲晚年生活质量不错,能自己做饭、自己出去散步,生活能自理。从那次生病后,父亲又多活了十一年。

我们讨论过父亲长寿的经验,他天性乐观、习武、不挑食,而晚年戒烟,也有助于他的健康。